

严沁经典名著

今生若比永恒长



香港·严沁经典名著

今生若比永恒长

香港·严沁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今生若比永恒长

——严沁经典名著

(香港)严沁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202 工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2 插页 151 千字

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印数:20001—24500 册

ISBN 7-5059-1860-5/I·1292 定价:5.60 元

于立奥停妥了他的吉普车，直奔可若在八楼的公司。

在公司外按门铃，半晌，都没反应，明知可若在开 OT，她不做到半夜绝对不会想到回家，想到休息。标准的工作狂。

轻轻推门，门竟应手而开。立奥张望一阵，可若的办公室亮着灯。为了不吓着她，他故意把脚步放得重重的，让她知道有人来。

可若左手夹着烟，右手抓着笔，正埋头在稿纸上疾书，全心全意地。那头乌亮的垂肩直发垂下来，遮住她半边脸。

立奥微笑着摇头，轻声敲门。

“进来。”她头也不抬，根本忘了时间、空间、忘了自己。

“可若。”他放柔了声音。“看看是谁？”

“你？”她猛然抬头，一张非常清秀但有性格的脸展露出来。黑眸像深潭，潭水由冰冷渐渐变成温暖。“你怎么来了？没通告？”

“日班戏，提早收工。”

“工作永远做不完，”她深深吸一口烟，按熄烟头，“我抽空写段杂文，立刻 FAX 去报馆，你等我五分钟。”

立奥在一边坐下来，为自己点一支烟。

可若立刻又回到稿纸上，她写得非常快，看来思路顺畅，不到三分钟，她已站起来。

立奥用欣赏的眼光一直跟着她的背影。这个高而苗条，极有性格又充满时代感的女人就是他最心爱的人，拥有她他绝对满足。

他是电视台的高级编导，三十二岁，在美国学电影回来，立刻学以致用，从助导 PA 做起，已经十年了。

其实他早有资格升监制，公司也跟他谈过，他不肯。他喜欢创作，喜欢艺术，不愿做行政工作。监制？他全无发挥的余地，他情愿不升级。

他为兴趣为理想而工作，和可若是天生一对，趣味相投的艺术工作者。

林可若，广告公司的合伙人，也是业余专栏作家，三十岁，仿佛有无穷无尽的精力，每一秒钟都用在工作上。那种狂热不但燃烧着自己，也能点燃四周的人。在美国念广告时认识立奥，并没有来往，回到香港后偶然相遇，与立奥擦出火花，他们在一起已两年多了。

他非常爱她，除了事业就是她。但她很冷，很淡，尤其在感情上，她说全部深情已投往事业，除了事业还是事业。但是，她还是爱他的，不是吗？要不然也不可能跟他住在一起。

“可以走了吗？”他又用视线迎着她进来。

“走吧。”她叹一口气。“本来还想做点事，好，今夜陪你。”

他满意地紧拥她离开。

“每次独自在公司都不锁门？你不怕有人闯进来。”一边开车一边问。

“谁闯进来？我怕什么？我这副样子，就算贼也怕三分。”她笑。

“我认真的，我担心治安不好。”

“好。下次我锁门。”她想一想才说。

她懂得他好意，知道他情深——唉！情深。现代找个情深的男人比熊猫繁殖还难，不知是好运或是噩运。她觉得感情不

是那么重要，有时还是种负担。

“当然没吃过晚餐，是不是？”他问。

“谁记得这种小事呢？”她直率地笑。那张清秀的脸庞和个性并不很配，好在，她的神情很有性格，主观、自信、倔强，有种义无反顾豁出去的样子。有矛盾中的统一。“没吃，现在去补吃不就行了。”

“饿坏身体。”他反而像体贴关心的妈妈。“我这一行已经时间不定，你比我更糟。”

“放心，我是铁胃！”她拍拍自己，很孩子气的动作。“吃什么都不怕，不吃也没关系。”

“听话，”他抓起她手吻一下，“别让人担心，嗯。”

“立奥，我们的性格是否生反了？”她笑。“你是女的我是男的该多好？”

“我做男的，让我爱你，保护你，陪你走一辈子的路。”他说。

她觉得温馨。这是他给她最强烈的感觉了，就是温馨。在立奥之前，她没有正式交过男朋友，她不知道这是不是爱情。

她不介意。爱情不重要，这个世界没有谁为没有爱情而活不下去，谁都精明、现实了，现代再没有傻子。

随便找一家餐馆吃晚饭，他们都不怎么注重食物，他们的论调是“饱了就行。”有时候忙起来，一个面包也算一餐。

“真离谱，客户请我们拍一辑广告，是全年播出的，指定男主角，”可若突然想起来，“那个年轻人居然要价一百万，一毛钱不减。”

“谁？哪个不知天高地厚的？”

“叫——叫什么令刚的男生。”她随口说。

“方令刚？”他叫起来。

“是。好像是方令刚，他怎样？”

“怎样？还不赶快签约，这个价钱已经便宜你了，他是当今歌影视最红的一个。”

“哪有这么夸张？歌影视三栖最红的一个，怎么我没听过他名字？”她不以为然。

“你太专注工作了，”他叹口气，“我带你去旺角、油麻地看看？到处都是他的海报、照片、书刊，简直可说泛滥成灾。”

“这么严重？怎样的一个人？”

“签了约你自然见到，我很难形容，”他不置可否，“反正很红很红很红就是。”

“这年代什么都说不准，有些人红得莫名其妙，不知为了什么。唱歌的走音，演戏的像猴子戏，像卡通表演，就是会红。”

“有个年轻人在电视捱了几年不红，去台湾拍了个广告就变成千万人迷。建议客户找个新人捧红他，花一百万请方令刚值不值？”

“客户指定要他，再多钱也肯，”可若摊开双手，“疯狂的世界。”

“跟红顶白，”他冷笑，“当年方令刚在电视台捱配角的时候，怎么没人花钱捧他？”

“对他有成见？”

“不。很特别的一个人，”立奥笑一笑，“很难了解和亲近的一个人。”

“明天约了他见面。”她倒在沙发上。

早晨，可若的脾气一直很好，很有耐心，昨夜休息得足够。

可是碰到个烦客户，和创作总监谈不拢硬要找她。一见她就喋喋不休，说这说那，嫌东嫌西，弄得她头大如斗烦得不得了，又不好意思发脾气，一大早的好情绪被破坏。

“对不起，十点半我约了人，”她不得不这么说，“失陪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，”客户几乎想一把抓住她，“我的问题还没解决，我也是客户啊。”

“你的问题我一定办好，”可若反手把客户关在她办公室里，“爱咪，送陈先生出去。”

然后大步跑进会议室，靠在门上直透大气。

会议室里坐着个男人，年轻男人，正以惊疑的眼光望着她。

他一定觉得她太冒失。

“对不起，我以为这儿没人。”她笑起来。刚才真像个逃出课室的顽皮学生怕被老师追。“你找谁？~~谁~~谁？”

年轻男人耸耸肩嘴一扁双手一摊，一副不明所以的样子。

“有人约我来开会，不见人。”他说。声音和样子都有点冷有点傲。“谁知道搞什么鬼？”

“谁约了你？来试镜的？连谁跟你联络都不知道？”她摇头。现代年轻人都这样无头无尾。

“不知道。”他面无表情。

“怎么做事的？”她微带责备。这年轻男人既无礼貌，而且十分嚣张。“约了你几点试镜？”

“十点半。”年轻男人点起一支烟。“约我的人自己迟到。”

“你派头真大。”她忍不住笑。

另一个男人推门而入。匆匆忙忙把门后的可若撞开几步。

“令刚，广告公司的人呢？”那男人问。

可若呆怔一下，令刚？方令刚？方令刚就是这个年轻又冷傲的男人？

“你，方令刚？”可若吸一口气。她刚才还责备过他，还以为他来试镜。人家是拍三十秒广告收百万港元的大红人、大偶像。

“是我。”他还是没有笑容，还有点不耐烦。

“小姐，我是方令刚的经理人梁正德，贵公司的负责人呢？我们已准时到达。”

“梁先生，”可若再深深吸一口气，“我误会了，我不认得方令刚，我就是公司负责人。”

令刚的眼眸中闪过一抹惊异。

“林可若小姐？”经理人也意外。“我以为至少你的年纪该更大些。”

“年龄不是问题，”可若笑，像个年轻的大男孩子，“方令刚也令我以为他是来试镜的，他看来更年轻。”

方令刚没有表情，一丝笑容也欠奉。

可若觉察到，立刻神色一整，摆出一副专业人士的模样出来。

“现在我们正式开会。”她坐在令刚对方。

令刚大模大样翘着二郎腿好整以暇。

“我会替令刚发言。”经理人说。

“原则上我们接受方令刚的价钱，虽然我们认为太贵，但客户坚持。”

“他值这个价钱，而且可能该更贵，”经理人大言不惭，“台湾方面已出到一百五十万。”

“当然，我懂娱乐圈盛行有风驶尽利。”可若不以为然地笑

了。“花无百日红。”

经理人梁正德皱眉不满，方令刚却仿佛根本听不到。

他在想他的事，心神仿佛在另一个世界。

“价钱谈好，先请开出你们的要求，看我们做不做得得到。然后我要说我的。”可若又说。

梁正德拿出文件，逐条逐条地告诉可若，并给她一份副本，倒很专业。

两人渐渐投入会谈中，完全忘了一边的男主角方令刚，他也不介意，就那么沉默冷漠地坐着，极有耐性。

“好，就这么说定。”可若敲敲桌子，爽快地说：“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开会讨论剧本和拍摄方式，希望准时，也希望合作愉快。”

“记住，我们只有两天约期，过时补薪，我们也有权不继续拍。”

“对我要有信心。”可若笑。

“你自己拍？”令刚总算出声了。

他对自己的事好像全不关心，把一切责任交给经理人，他只负责上镜。

“什么？有意见？”可若皱眉，她很敏感，敏感的人容易误会，容易受伤。

“不要试镜了？”令刚说。

似笑非笑，可恶之极的模样。

可若只看他一眼。这红得发紫的偶像明星原来心胸狭窄，一句话记到如今。

“明天见。”她推门出去。

走廊上已有等着跟她讲话的人。在公司她是中心，事无大

小都要烦她，她能干而且乐于助人，又没有架子，大家都乐意亲近她。

她忙碌得根本没看到方令刚怎么离开的。

快下班的时候，接到立奥的电话。

“今夜拍夜班，不能陪你。”

“放心。我会安排自己。”

“开 OT 记得锁门。”他说。

跟立奥说完后，可若心中存留一抹温馨。是，立奥总给她温馨的感觉。

或者温馨是爱情，是那种细水长流式可伴到终老的爱情。肯定的，它不是激情。

可惜从来没想过这些，因为她根本不知道除了温馨外还有激情。

她的感情世界单纯得近乎天真。

今夜不开 OT，反正家中也只剩她一个，把明天给方令刚的剧本带回家做，做累了可以倒头就睡，方便得多。

剧本原是现成的，她嫌不够特别，不够“醒神”，在家里对着镜子照剧本做了好多次都觉得不满意，可是又想不出该怎么改。

颓然坐在安乐椅上吸烟。

她不是烟民，可有可无的那种。但心中有事或灵感不来时吸一支倒很享受，很帮忙。或许这只是心理作用，她已无意识地吸了三支。

没吃晚饭又不想动手，就“瘫”在那儿发呆。要怎么拍才能令广告有神采？

想着，想着，就这么半躺在安乐椅上直到天光。

七点钟，她惊醒。她是那种不需要闹钟的人，她本身就是闹钟。

梳洗之后发觉肚子饿极，不止腹如雷鸣简直饿得前心贴后心。她连尽两大杯牛奶，就再也塞不下任何东西。

她就是这么不注重生活小节的人，捧着满是水的肚子，匆匆赶回公司。

“可若，”秘书跟着她进办公室，“楼下警卫室的人说昨夜我们又没锁公司。”

“谁？谁最后离开，问问看，罚他。”

“是你。”秘书笑。“警卫看见你最后走。”

“好。罚我。”她直率可爱。“不过有贼进来也不怕，公司里又没有值钱的东西。”

“怕人破坏电脑，怕人偷我们的心血结晶。”秘书故作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好好，星期六全体到我家开大食会，想去的跟你报名。”她把小秘书推出门。

“方令刚来前五分钟通知我。”

趁早晨头脑清醒时看看剧本可作最后的润饰。

“可若，客户陈先生电话。”秘书说。

“不听，说我今天去刚果。”她怪叫。

“要不要说你上太空？”

小秘书俏皮可爱。“我告诉他你临走前已解决了他的问题。”

“说得好。”她又投入工作。

“可若，”小秘书的声音又从内线传话器中传来，“要不要看丝袜广告毛片？”

“不不不，不要打扰我，”可若装出要吃人的凶样，“看不见我没空吗？再烦我就将你连降三级去洗厕所。”

安静了好一阵子，办公室门响了。

“说过没空，还敢来烦我？”门开时，她站起来夸张地挥动着双手。

她是跟小秘书开惯玩笑的。

“不是你约好我们的吗？”站在似笑非笑方令刚旁边的经理人梁正德愕然说。

可若的双手尴尬地从半空中收回，脸上也露出窘迫的笑容。两次在这二人面前都这么失态，他们对她没信心是应该的。

“对不起，我以为是爱咪。”她狠狠地瞪偷笑的小秘书一眼。“我们这就开始。”

“你很有趣，林可若。”方令刚说。

有趣？可若再狠狠瞪一眼小秘书爱咪，一边嚷着，“等我一分钟。”人已冲进洗手间。

早晨两大杯牛奶现在发生作用。

对拍摄的方式方令刚要求极多，简直是逐个镜头要求解释。他并非不注重细节，今天全由他自己发言。

一个钟头内可若去了三次洗手间，两大杯牛奶真害人，排出体外后立刻腹如雷鸣，令她好尴尬，在开会呢。

方令刚和经理人恍若未觉。

一点钟讨论完毕，可若如释重负地站进来，天知道怎么回事，今天饿得这么厉害，要用她全身的力量来忍耐。她发誓，立刻叫爱咪替她买两个饭盒，狂嚼一餐。

“是不是肚子饿？”方令刚起身时说：“要不要跟我们去吃

午饭。”

他一点诚意都没有，分明促狭。

可若没理他，迳自离开。

约好了今夜开镜，她不想对他浪费其他时间。

她是工作狂，一直工作到开镜前半小时，才赶去租来的摄影棚。

她的工作小组已很有职业水准地弄好布景，正在打灯光。令她意外的，倒是方令刚已乖乖地坐在那儿化妆。

她才不理他是身价几千万的大明星大偶像，她不喜欢这个人，冷傲、嚣张、自以为是又有点吊儿郎当，时下为什么流行这样的男明星？虽然他长得十分俊俏，但俊俏的人也不止他一个，有什么值得了不起的？

她连招呼都不跟他打，巡视一下布景灯光，坐在一边再重复看一次分镜。

她的工作是忘我的，中午的两个饭盒后到现在滴水未沾，看见工作人员喝汽水，她也连饮两罐。

水一下肚引起了肚饿。她着急。

工作时间就是工作，没有其他。

拍摄开始，站在镜头前的方令刚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在镜头前发出耀眼的光芒。他全身都是劲，都是活力，他的表演比可若要求的更好，好得简直没话可说。

肚子一直在饿，可若一直灌汽水，直到忍无可忍。

“咳。”她下令停机。

一溜烟奔进洗手间。

方令刚微蹙眉心，定定地望着她的背影。

如是者暂停拍摄三数次，害得可若窘得要死。她想，就算

饿得昏倒也不敢再喝汽水。

方令刚已露出十分不满的神色。

第一部分终于拍好。

方令刚回到化妆间，经理人走过来。

“林小姐，令刚有句话想问你。”他说。

“请说。”

“林小姐可有肾病？总爱上厕所？”

一下子可若气得脸像个柿子，就算她多去几次洗手间，方令刚也不必这么刻薄。

“他才肾亏。”她口不择言。转身就走。

四十分钟后再拍一节，整个广告片已拍了一半，午夜三时可若下令收工。

“明晚同一时间再拍。”她说。

她不正眼看方令刚，眼角瞄到，他正似笑非笑地望着她。

无聊，她转身预备离开，这个时候她看见立奥双手插在裤袋里，倚墙而立。

心头涌上一阵温馨，快步奔过去。

“你接我收工？你不必拍夜班？”她惊喜。

他微笑着拥着她的肩，双双离去。

离去前可若下意识——绝对是下意识地转回头，她看见方令刚。

看见方令刚那张没有笑容，有点不耐烦，有点嚣张，有点吊儿郎当的脸。

镜头上下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。

清晨，可若依然疲倦就赶回公司，她急着看昨天拍好的毛

片。

独自关在剪片室，她想试剪一些片段，试着把片段连接起来，看看昨夜的心血。

真是令她惊异，昨夜的方令刚虽令她不满意，一经修剪，神采立现。一个并不完全令可若满意的剧本，经方令刚的演译，经过他的身体语言，竟然光芒万丈，全然不同。

这方令刚——是有点道理吧！

再拍摄前，可若先吃好饭，尽量少喝水，昨夜——甚至包括那次开会，她简直是出丑，尽往洗手间跑。那并不是平常的她。

拍摄进行如常。

方令刚也一如昨夜，在镜头前他就脱胎换骨，天生的明星偶像。

可若没再往洗手间跑，进度比昨日快，两点半已全部完工。

“我请大家吃宵夜。”可若对着工作小组说。

整理机器道具的人都加快了速度。方令刚背起他的大帆布袋，在经理人陪伴下，招呼也不打地扬长而去。

“这方令刚架子好大，不近人情。”爱咪极不以为然。“以后不再做他影迷。”

“那么大的人还迷明星？”可若随口说。

“迷他的人简直是痴狂的，”小秘书爱咪摇摇头，“好像中了邪毒，中了降头一样。”

“曾经着迷？”

“他在银幕上，实在可爱，又有情又有爱，令女孩子愿为他死。”爱咪笑起来。“电影原来全是假像，跟真的竟是两码事。”

可若拍拍爱咪的肩，摇摇头。

“你也二十好几了，迷明星是小女孩的事，真不长进。”她骂。

大伙儿十几个人涌进夜店，开怀大嚼。

工作之后可若是没有心事，没有负担的。回到家里立奥虽然不在，她全不介意，蒙头大睡，直到天光。

用了一天时间把方令刚的广告片整理好，立刻邀客户来看。这比可若的要求更精采的广告片，客户自然赞不绝口，万分满意。

“不是我的功劳，”可若清楚地说：“剧本并不完美，创意也差强人意，是方令刚本身的表演好，令全片光芒四射。”

她绝对公平。

“是。这是我坚持用方令刚的原因，贵得有理嘛！我连签他三年，三年都代表我们公司形象，每年加价一百万。”客户说。

“你真有魄力和眼光。”她由衷地。

“想请你和方令刚吃餐饭。”客户说。

“我心领，实在没时间。”可若想也不想。“你知道我忙。”

“忙也得吃饭，令刚已答应。”客户笑说。

其实可若是对方令刚这人没好感。

“他该一个人庆功，他的功劳。”

“可若，给我面子。我派车接你，七点。”

客户不理她不肯答应，一副说定了的样子大摇大摆走出去。

可若想一想，她那充满性格美的清秀面孔全是促狭。

“爱咪，进来。”她大嚷。